

TAIWANXIFU QINGDAO MEI

台湾媳妇青岛妹

LINGFENG HEWO

凌峰和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贺顺顺 著



台湾媳妇青岛妹 ——凌峰和我

贺顺顺
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103号

责任编辑: 何国栋

封面设计: 袁银昌

版面设计: 陈 平

台湾媳妇青岛妹——凌峰和我

贺顺顺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6 字数 84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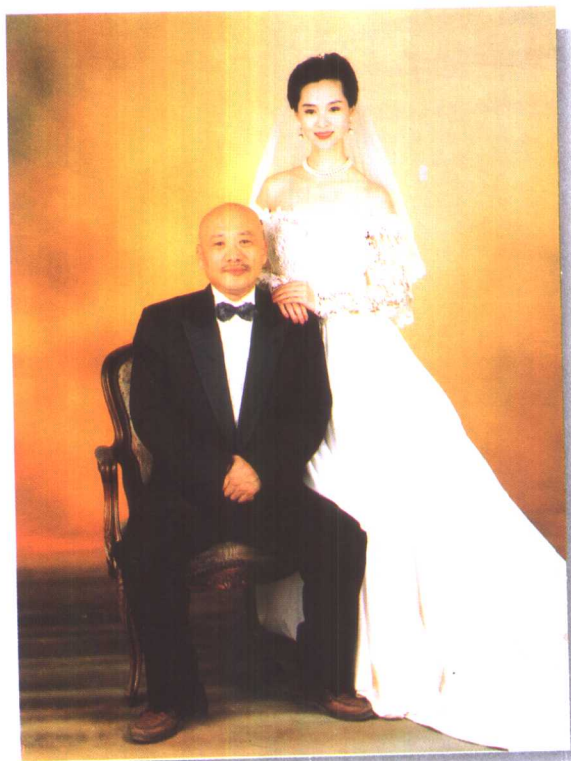
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50,001—100,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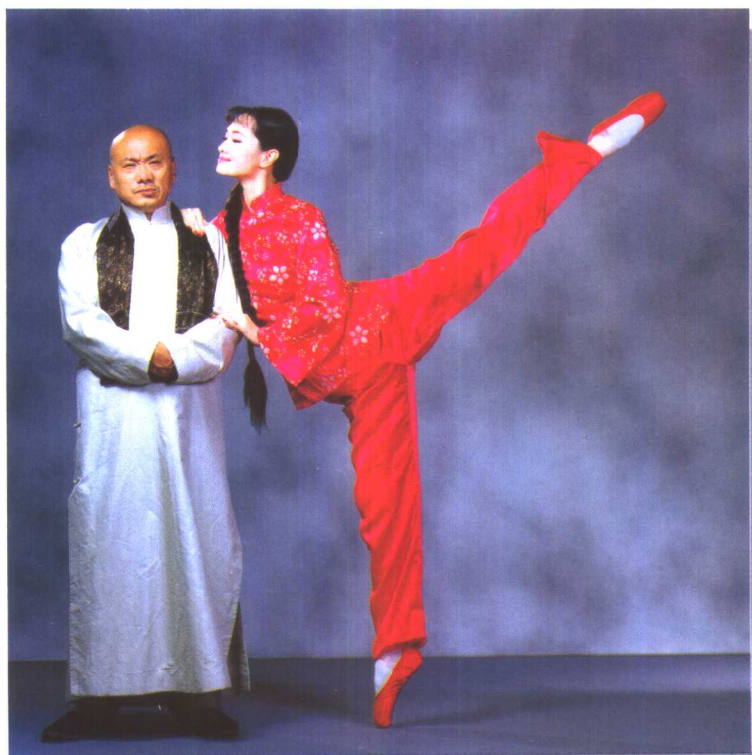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21-1473-2/I·1162 定价: 12.00元



爱做梦的小女人,却从未梦过当作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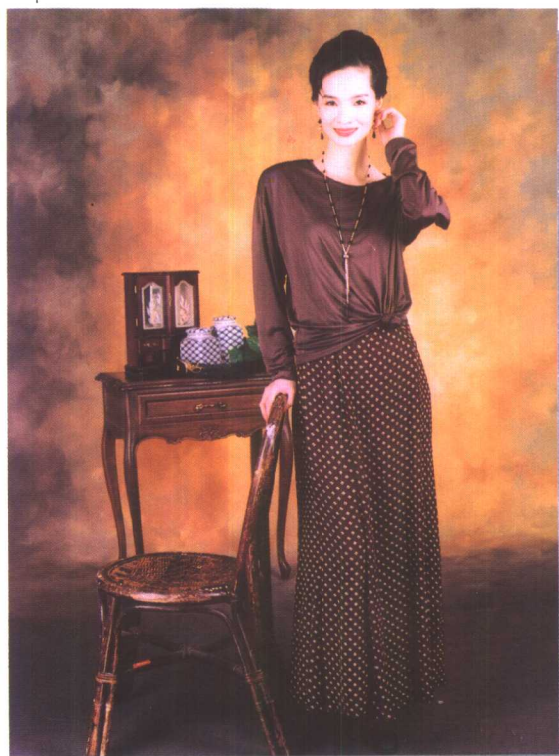
从此,这个老男人就归我了,小女人就归他了,
这也是两岸社会的一次承诺。



这是“白毛女”剧中的喜儿和台湾的“杨白老”。
这是我第一次回台湾，那种心情你们看了就知道了。







小妈妈最得意的是，生孩子后身材依然保持良好状态。



“数目虽小，情意浓浓”。在台湾的新书首发式上，当场捐出十二万台币给台湾“圣安娜之家”（孤儿院）。



在台湾新书首发式上，左起：表演艺术家孙越，著名作家柏杨，诗人张香华，著名演员鲁直、曹健夫妇，名歌星杨美莲，名导演白景瑞夫妇。



在台湾的新书首发式上，我把大陆原始的“土味”带给观众，并当场表演了一段凌峰的成名曲《船歌》。

序 | 爱可以办到恨办不到的事

柏 杨/文



B13008/06

中国疆土辽阔,加上交通不便,民间来往,自古艰难,一旦发生战乱,桥断路绝,来往不但艰难,而且危险,遇到国土分裂时代,两地人们虽然鸡犬之声相闻,却不得不老死不相往来。

台湾与大陆,隔绝四十年之久,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密的一次隔绝,一语一字,几乎都不能飞渡,以致两岸人民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,虽然同是中国人,拥有同一根源的语言、文化,使用完全相同的文字,却因政治制度不同,经济状况不同,意识形态不同,社会风气不同,使两岸人民从内心深处感觉隔阂陌生。

自从八十年代末期,大陆改革开放,两岸间的冰山被民族感情融化,本来是冷冷相对的面孔,逐渐有了笑容,于是通商、通航,逐渐恢复正常,而且有一项最使人惊奇的突变,那就是出现了通婚,也出现了两岸之间的爱情文学。

因为传统社会的封闭和文学主流的道貌岸然态度,文学史上传奇作品虽多,爱情作品却少,婚姻作品更寥若晨星;即令有的话,多半是强调女性的委屈,像王昭君的幽怨,文成公主的牺牲,以及蔡文姬“胡笳十八拍”的凄怆,但也不过屈指可数的几篇而已。两岸大和

解以来，通婚人数，数以千计，但关于这方面的文学作品，简直缺如，难道我们的文化土壤，只记可泣的事迹，可歌的事却无可下笔？

贺顺顺女士的《台湾媳妇青岛妹——凌峰和我》是一个突破，意义更超过脍炙人口的《浮生六记》。他们在不同的制度之下成长，却结为连理，不但对他们自己是一项挑战，对整个大社会、大形势而言，也是一幕浪堆千雪，惊涛拍岸。大陆不走过四十年曲折的路，不会有今天的发展，台湾不经过四十年的历练，也不会有今天的境遇，诚如顺顺在书中所说：当初如果是那样，今天又怎么会是这样？付出昂贵的代价之后才可盼望到的这种温馨，这正是现代中国人的希望。

爱，可以办到恨办不到的事情，可以使火药成鲜花。我们为顺顺这本书的出版高兴，也为血浓于水的未来祝福。

一九九六年元月八日 台北

| 顺风的船 / 代序

尹 捷 / 文



去年夏天，顺顺从台北回来对我说，台北有朋友鼓励她将自己和凌峰的故事写出来。平日感觉她很散漫，又那么美丽，我想她大概写不成。因为她既会缺乏毅力，同时也会有很多别的让她动心的生活内容。但是看着她一脸认真的样子，我只好说写吧，有很多问题写了以后你才会去思考，因为当时她也正处于很多困惑之中。

今年，当北京刮起春风的时候，顺顺又从台北归来，想不到她拿给我一叠初稿，并认真地请我帮她看看。她说这几年与凌峰相识、相爱、结婚、生女，我是最了解的，一定可以很客观地来看她写的内容。想到几年来她随凌峰东奔西走，浪迹天涯，朋友相聚时，她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，并不多插话；与很多漂亮的女性不同，她有时很羞于表现自己。这回轮到我大吃一惊，顺顺真的要来写一本关于自己和凌峰的书了。等我看完她拿来的初稿，我不由得刮目相看这个相知几年的朋友。顺顺曾经很多次地向我诉说心事，她原本单纯、开朗的内心，由于特殊的爱情经历和婚姻背景，变得日益敏感、心事重重。这一切她都坦白、真实地写在书中了，于是我想她是很认真地在写这本书，一如她对于自己和凌峰的爱情一样。

顺顺和凌峰的爱情、婚姻，很浪漫也很沉重，这本来只是两个人的事，然而他们俩的故事，却有着很复杂、很悠久的一个背景。这个民族被历史隔绝在两岸几十年来所产生的种种隔阂、裂痕和不同的意识形态，这些都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种种纠纷的总导演。他们俩不断地争执、和好，再争执、再和好。顺顺总在寻找着最完美的爱情表现形式；她也总是想方设法来使台北的大女儿、儿子能够理解她、接受她；她也总是想着怎样能让婆婆觉得她是个孝顺媳妇，因为这是王家的传统。这一切对于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年轻女性有时很难。记得她在北京亚运村的家中伤感地对我说，她最爱北京，北京有她很多的朋友，但是她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台北，因为那是凌峰的家。

小时候听过雪女王的故事，雪女王使人的内心变得像冰一样冷，然而最后热泪终于融化了人心里的冰块。

我总是相信，种种客观历史原因在他们的婚姻上所造成的裂痕、所投下的阴影，一定会在顺顺坚定的爱情追求和善良的情感温暖下逐渐消失、愈合，更何况在这场婚姻中，两颗心同时在散发温暖。

顺顺生长在海边，大海赋予她美丽的容